

这一方水土

□向娟

问曰:“人为何而活?”
佛曰:“寻根。”

问曰:“何谓之根?”
佛曰:“不可说。”

何谓之根?根即是原点,置于心中,谨守一心,就不会再迷茫,就是你信心的源泉,顽强生存的动力,为之奋斗的目标。

我想到的根,首先便是故乡。谁都不会否认故乡是自己的根之所在,就像绍兴之于鲁迅,高密之于莫言。不管是长成一棵参天大树,还是一根伏地小草,你的根始终都在泥土里,向你提供着生存的根本。写作如是,做人如是,所以国人对于寻根,有着相当的执念,所谓叶落归根也好,由根生发也罢,抑或是文学回归乡土,故乡都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思想源泉,从这里走出去,最终必然还是要回到这里。

故乡是我的根,可是关于故乡的地点,有一段时间,我非常迷惘。

读小学的时候,有一次学校发表格要求填写籍贯,查到汉语词典,注解“祖居或个人出生的地方”,这个“或”字,让人犯难。我出生于郴州,祖居地在望城,去问父亲如何填,回道“望城”。我便由此认定,我的故乡是望城。

那应该是关于我故乡所在何地的第一次思考吧,后来慢慢长大,我也渐渐明白,为何在这个我生活了20多年的湘南小城里,同学们和朋友们都说我是长沙人。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,只要我开口,不论郴州话说得多么纯熟,他们都说我带着长沙口音。的确,父亲原籍望城,母亲原籍长沙,我们家的方言语言就是长沙话,而我每年都要跟随父母回老

家探望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等一干亲戚。不单是语言习惯,还有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等等,有些东西就这样不经意地刻在骨子里,然后通过一些细节自然而然地流露,带着异地的痕迹。所以,在他们眼里,我只能是长在郴州的长沙人。

后来,我调到长沙工作、安家,便又经常出现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,当别人有意无意地问起我是哪里人的时候,往往还不等我开口,身边熟悉的人就会代为回答“郴州人”。刚开始,我还会郑重其事地纠正,我是长沙人。大家只是笑,却分明不认同这个答案。最简单的理由,竟然还是——“你看你说话吧,那么重的郴州口音……”那后边,自然还有很多理由,与最初的原因同出一辙,只是翻了个儿。

在长沙人眼里,我是郴州人,在郴州人眼里,我却是长沙人。身份如此尴尬,令我困惑,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被族群抛弃和孤立的问题,我到底是哪里人,我的根究竟在哪里,今后我将依托一个怎样的故乡,凭着什么而存在?

带着这样的疑惑,我同父亲有过一次关于籍贯的探讨。不提则已,一问着实吓了一跳。原来在我之前,父亲也有过类似的迷惘,这一切,都缘自我的家族,本就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族群。在任何一个地方,都不存在世世代代居住一说。自我往上的五代人,几乎每一代人都换一个地方居住,下一代的出生地都与上一代不同。

我的祖父,小时候随父从邵阳隆回迁至望城,而再往上追溯,我曾祖父的童年却是留在湘西溆浦……一个有力的佐证就是,祖父曾带着刚满10岁的小儿子(我父亲),陪同自己70多岁的老父亲(我

曾祖父)回溆浦探亲,在那异常陌生又庞大的族群里,丰腴的亲情并没有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减少分毫,让幼时的父亲至今难忘。而那一次,也是我曾祖父的最后一次寻根之旅,第二年他便与世长辞。

我的祖父出生于隆回,曾祖父辞世后,他再也没有去过湘西,却常去隆回,一直到后来,老得走不动了,仍是喜欢跟我们这些孙辈讲隆回的往事,说起金石桥、白马庙等地名如数家珍。但是这些,离父亲已经远了。

作为完整地生长在望城的一代,父亲的堂表亲都在望城,不同于祖父还有堂表亲在隆回;除了那一次溆浦之行,父亲从未离开过望城县境内,一直到16岁参军入伍。部队驻守郴州,经人介绍,父母结婚,落户郴州。翌年,我出生。

和父亲关于籍贯的探讨无疾而终,我对故乡的寻找依然无果。身份的不确定性就这般横亘着,慢慢生出些缺乏归属感的惶恐来。

偶然一次,同几个老师聚会,席间谈及这个问题,各人均发感慨,莫衷一是,多数都说这不是个案,随着社会发展,这样的社会迁徙会越来越多,那么身为迁徙的一代,我们该如何认定自己的根?如果把社会发展带动的社会迁徙,以及这种对故乡的集体迷失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来评析,那将上升到理论、人文……事情愈见复杂起来,可我却依然找不到答案。

纷纷扰扰中宴席散去,那位年过六旬,一直未曾开言的老师,临别微笑着,提笔留我一句赠言:这一方水土。

犹如痴儿,醍醐灌顶。一个看似复杂的问题,竟有如此简单的答案,无须那林林总总的论述,一锤定音。这就是人生的智慧,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豁达从容。何必纠结你从哪里来,要去往哪里?现在,你就站在这里,站在这一方水土之上,这一方水土承载你、滋养你、生发你,最终也将接纳你。

故乡,其实就是你现时脚下的这一方水土。

自此,我不再迷茫。

四平郊区的春天一年一度,留下些花枝
仿佛萱草留下的记忆,始于悲哀的智者
我的骨头稀松,心头落满去年的薄雪
再一次想起那些陈年旧事,
那些经年裸露的风,散步的小人儿
岁月颠簸的痕迹能有多少
唉!晨起觅食的飞鸟,呼啸而过的蒸汽机车
这大地上轻浮的事情啊
轮回着五千年的生死牌,全都一副模样

立场

往木板上钉钉子,往皮球里,填空气。
天空中那架大飞机还在飞,它不知道我
在为它捏把汗。现在,钉子从木板的另一面
露头,学会了紧密的结合。现在
皮球弹上天,但它不会比飞机飞得高
我不停顿,钉钉子,看几个孩子做游戏
整个过程单调,重复,甚至有些荒诞
身旁放钉子的盒子还在,但那些钉子都
在木板上,密密麻麻的,数也数不完
钉子还有许多,皮球却只有一个,蹦跳着
和那群孩子跑得无影无踪。我挥舞铁锤
把钉子钉进木板里,不去想为什么
而另一架飞机轰响着滑向世界的停机坪



布依族山寨

布依族山寨

“迷”而不“炫” 的布依族红灯舞

去乌当新场乡可龙村的路,跟别处的不太相同。路很狭窄,两边全都是茅草和杂刺,一律朝着路覆盖过来,路面全都是黄泥和砂石,刚好只能通过一辆车。窗外是齐着车身的茅草,银白色一片在太阳光下显出的婆娑,倒是把荒山的本来景象凸显得恰到好处。

车一路往下走,杂草中会兀地开出一丛金黄的花来,特别的黄。是野菊花,黄得很通透,掠过眼前,会让我们的心在这荒郊野地里为之一惊。

村庄像是隐埋在从茅草和杂刺之中,汽车拐进深山里,就是山脚寨和大土寨,这里居住着布依族村落。也许地底下有煤的原因,这里一到春天就开满了杜鹃花,连绵万里,近几年政府已经进行了旅游开发,还在这里举行过“首届贵阳乌当新场可龙杜鹃花布依歌会”。

在这次布依歌会表演里,自然有红灯舞,叫做“跳红灯”。“跳红灯”由5个部分组成:参神、坐台、开财门、还灯愿、化灯。

我看红灯舞的表演。红灯舞作为“坐台”的序舞,以歌颂红灯的威力为目的,它由“穆桂英的女兵”表演,她们在台上一扭一转,都很有规矩。红灯的晃动定要与左右形成一种迷幻的生气,相映相辉,使整个舞“迷”而不“炫”,布依女的温情从其间流泻出来,很抒情。最为精彩的是,在黑暗中表演此舞,表演到达登峰造极,见灯不见人,舞场上有8盏灯,上下游动。当然关于黑暗中表演的场景我没有看到,这是已经72岁高龄的陈全龙老人告诉我的。

现在可龙村有可龙八寨,便都是由陈姓家族发展而来。布依族同胞与苗族同胞一样,在岁月里经受过无数的苦难。在长期的调查中,我了解到布依族,在贵州深山里安居生根,多是由明洪武年间“调北征南”时,从江西过来的。在深山里出没,首先要战胜豺狼虎豹,削木棍制土枪习武艺是主要的生存技能。他们还要躲避当地官兵的

侵扰,白天官兵来犯,他们躲进深山的密丛之中,官兵晚上来袭,他们设下埋伏,挖好陷阱,由寨中头人用红布蒙住竹做的灯笼,然后发出联络信号,打得官兵落花流水。天长日久,陈姓这支族人世代生息,形成了今天的可龙村。“跳红灯”是操习武艺的一种方式,以防官兵来犯。

后来没有战争了,到了清光绪年间,先民们出资修建了可龙大庙,正式

走至山的凹陷处,听见水声,抬头一看,山上飞瀑跌宕而下,水流湍湍。山很高,水就如同从天上飞涌出来的一样。最早的时候,村里的青年男女会在这里对歌传情,一唱就是几天,满山都是人。现在除了飞瀑,山腰上种满了枇杷树。同行的人中,有人爬上山跳进地里,穿梭在枇杷树下,摘取枇杷花。我们都知道枇杷花可以止咳生津润肺,心里虽想要一点却难以开口。

这时村委会的支书来了,是个女的,20多岁的样子,本地人也是布依族。她一路走着,一路给我们说着本民族的婚礼坐夜宴。布依族本来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,逢上结婚这样的喜庆,正是放歌的时候,现编现唱,如同信手拈花,摇曳叠翠、驱雾拨云,一唱到天亮,唱他个翻天覆地,唱他个海枯石烂,才能显出民族本色来,且是不重复地唱。谁能有如此本事?

从农历一月唱到十二月,月月有歌可唱;正月里闹元宵,二月菜花飘,三月里过清明……布依族人用歌来告诉子孙们有关生活和生产的知识。在他们看来,对歌不仅仅是表达高兴,还是智慧学识的较量。他们能看见什么唱什么,而对唱的人如果不能应对,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。做客吃饭也不是件简单的事,在夜宴上,筷子、酒壶、烟等东西都用红双喜封好,唱对了才能拆封,才能尽情享受主人家的款待,要不你就一边坐着去。

走进黄连,就能看见两棵高大的银杏树,黄澄澄地在太阳光下飘了一地的叶子,留在树上的叶子在风中飒飒地抖擞着。几户农家掩藏在对面山上的树丛中,青枝绿叶里偏又夹着枫树,那枫树在青雾缭绕中红得极为冷静,这会透进心里去的红,不得不让人惊异。

我们的车停在村口的银杏树下,一群人步行往山上的学校走。每年的布依坐夜宴和六月六歌会,都会集中在那里。山里的空气透出来的是一股子清冽,我们神清气爽地顺着马路走着。黄连气温温湿,山上雨水丰沛,我们看到了山脚下那些养着娃娃鱼种的池塘。近几年这一带的农户都在养殖这类鱼种。

老人的声音浑浊不堪,几次都被喉咙里的痰堵塞住,停歇之后又唱,唱得断断续续,有些吃力。但是老人是高兴的,也许他已经很久没有唱过了,他老了,自然有年轻人来替他唱。他的声音会不会唤醒往昔的记忆?我想一定会的。老人一直坐在屋子里,没有起身动一下,就坐在那里。我们告辞的时候,他从屋子里出来,慢慢地走下石

立订了代代习武、并在每年的春节期间以“跳红灯”来祭祀祖先的族规。民间戏中“参神”是最为重要的,幸福平安是百姓最重要的愿望,所以在很多的民间表演戏中都能看见。

庙已经在“文革”中被损坏了,可是每到正月间,村民们仍然要到庙里去掌灯,初九时出灯,会一家一户去送财神参拜,如果集中在哪一家坐堂,就在那里跳红灯舞。一般是要刀枪唱小调,寨子上家家户户都有从远处来看跳红灯的客人。这些客人大多数是远嫁出去的女人,在外生儿育女,遇

上这样的时候,有时会全家人一起回来看热闹。

坐在陈全龙老人家,他们家又来了个会唱的老人,于是两位老人为我们唱了几句:自从盘古分天地,三皇五帝镇乾坤,三十六路花刀法,七十二路锦藏身。

布依族风俗手记

□姜东霞

立订了代代习武、并在每年的春节期间以“跳红灯”来祭祀祖先的族规。民间戏中“参神”是最为重要的,幸福平安是百姓最重要的愿望,所以在很多的民间表演戏中都能看见。

庙已经在“文革”中被损坏了,可是每到正月间,村民们仍然要到庙里去掌灯,初九时出灯,会一家一户去送财神参拜,如果集中在哪一家坐堂,就在那里跳红灯舞。一般是要刀

枪唱小调,寨子上家家户户都有从远处来看跳红灯的客人。这些客人大多数是远嫁出去的女人,在外生儿育女,遇

上这样的时候,有时会全家人一起回来看热闹。

坐在陈全龙老人家,他们家又来了个会唱的老人,于是两位老人为我们唱了几句:自从盘古分天地,三皇五帝镇乾坤,三十六路花刀法,七十二路锦藏身。

老人的声音浑浊不堪,几次都被喉咙里的痰堵塞住,停歇之后又唱,唱得断断续续,有些吃力。但是老人是高兴的,也许他已经很久没有唱过了,他老了,自然有年轻人来替他唱。他的声音会不会唤醒往昔的记忆?我想一定会的。老人一直坐在屋子里,没有起身动一下,就坐在那里。我们告辞的时候,他从屋子里出来,慢慢地走下石

生气地说:“有多苦嘛,莫非会比黄连还苦。”

后来医生告诉父亲,药中确有黄连。父亲就沉默了。我便知道了黄连是这世间最苦的,再后来稍大一点,又听说旧社会贫下农的生活就是比黄连还苦。黄连就根植进了我的心里,想想这么深重的苦我都吃过了,当然是可以常常地在同学中拿来炫耀一番的。成年后见过生长在山上的黄连,它是开黄花,身上还长刺的一种多年生植物,叶子略带酸味。

走进黄连,就能看见两棵高大的银杏树,黄澄澄地在太阳光下飘了一地的叶子,留在树上的叶子在风中飒飒地抖擞着。几户农家掩藏在对面山上的树丛中,青枝绿叶里偏又夹着枫树,那枫树在青雾缭绕中红得极为冷静,这会透进心里去的红,不得不让人惊异。

我们的车停在村口的银杏树下,一群人步行往山上的学校走。每年的布依坐夜宴和六月六歌会,都会集中在那里。山里的空气透出来的是一股子清冽,我们神清气爽地顺着马路走着。黄连气温温湿,山上雨水丰沛,我们看到了山脚下那些养着娃娃鱼种的池塘。近几年这一带的农户都在养殖这类鱼种。

老人的声音浑浊不堪,几次都被喉咙里的痰堵塞住,停歇之后又唱,唱得断断续续,有些吃力。但是老人是高兴的,也许他已经很久没有唱过了,他老了,自然有年轻人来替他唱。他的声音会不会唤醒往昔的记忆?我想一定会的。老人一直坐在屋子里,没有起身动一下,就坐在那里。我们告辞的时候,他从屋子里出来,慢慢地走下石

生气地说:“有多苦嘛,莫非会比黄连还苦。”

后来医生告诉父亲,药中确有黄连。父亲就沉默了。我便知道了黄连是这世间最苦的,再后来稍大一点,又听说旧社会贫下农的生活就是比黄连还苦。黄连就根植进了我的心里,想想这么深重的苦我都吃过了,当然是可以常常地在同学中拿来炫耀一番的。成年后见过生长在山上的黄连,它是开黄花,身上还长刺的一种多年生植物,叶子略带酸味。

走进黄连,就能看见两棵高大的银杏树,黄澄澄地在太阳光下飘了一地的叶子,留在树上的叶子在风中飒飒地抖擞着。几户农家掩藏在对面山上的树丛中,青枝绿叶里偏又夹着枫树,那枫树在青雾缭绕中红得极为冷静,这会透进心里去的红,不得不让人惊异。

我们的车停在村口的银杏树下,一群人步行往山上的学校走。每年的布依坐夜宴和六月六歌会,都会集中在那里。山里的空气透出来的是一股子清冽,我们神清气爽地顺着马路走着。黄连气温温湿,山上雨水丰沛,我们看到了山脚下那些养着娃娃鱼种的池塘。近几年这一带的农户都在养殖这类鱼种。

老人的声音浑浊不堪,几次都被喉咙里的痰堵塞住,停歇之后又唱,唱得断断续续,有些吃力。但是老人是高兴的,也许他已经很久没有唱过了,他老了,自然有年轻人来替他唱。他的声音会不会唤醒往昔的记忆?我想一定会的。老人一直坐在屋子里,没有起身动一下,就坐在那里。我们告辞的时候,他从屋子里出来,慢慢地走下石

生气地说:“有多苦嘛,莫非会比黄连还苦。”

后来医生告诉父亲,药中确有黄连。父亲就沉默了。我便知道了黄连是这世间最苦的,再后来稍大一点,又听说旧社会贫下农的生活就是比黄连还苦。黄连就根植进了我的心里,想想这么深重的苦我都吃过了,当然是可以常常地在同学中拿来炫耀一番的。成年后见过生长在山上的黄连,它是开黄花,身上还长刺的一种多年生植物,叶子略带酸味。

走进黄连,就能看见两棵高大的银杏树,黄澄澄地在太阳光下飘了一地的叶子,留在树上的叶子在风中飒飒地抖擞着。几户农家掩藏在对面山上的树丛中,青枝绿叶里偏又夹着枫树,那枫树在青雾缭绕中红得极为冷静,这会透进心里去的红,不得不让人惊异。

我们的车停在村口的银杏树下,一群人步行往山上的学校走。每年的布依坐夜宴和六月六歌会,都会集中在那里。山里的空气透出来的是一股子清冽,我们神清气爽地顺着马路走着。黄连气温温湿,山上雨水丰沛,我们看到了山脚下那些养着娃娃鱼种的池塘。近几年这一带的农户都在养殖这类鱼种。

老人的声音浑浊不堪,几次都被喉咙里的痰堵塞住,停歇之后又唱,唱得断断续续,有些吃力。但是老人是高兴的,也许他已经很久没有唱过了,他老了,自然有年轻人来替他唱。他的声音会不会唤醒往昔的记忆?我想一定会的。老人一直坐在屋子里,没有起身动一下,就坐在那里。我们告辞的时候,他从屋子里出来,慢慢地走下石

生气地说:“有多苦嘛,莫非会比黄连还苦。”

后来医生告诉父亲,药中确有黄连。父亲就沉默了。我便知道了黄连是这世间最苦的,再后来稍大一点,又听说旧社会贫下农的生活就是比黄连还苦。黄连就根植进了我的心里,想想这么深重的苦我都吃过了,当然是可以常常地在同学中拿来炫耀一番的。成年后见过生长在山上的黄连,它是开黄花,身上还长刺的一种多年生植物,叶子略带酸味。

走进黄连,就能看见两棵高大的银杏树,黄澄澄地在太阳光下飘了一地的叶子,留在树上的叶子在风中飒飒地抖擞着。几户农家掩藏在对面山上的树丛中,青枝绿叶里偏又夹着枫树,那枫树在青雾缭绕中红得极为冷静,这会透进心里去的红,不得不让人惊异。

我们的车停